吹綱錄

吹網錄鷗陂漁話各六卷吳縣葉調生先生諱廷琯撰葉氏代有撰述其箸錄於說家者宋之石林名最富先生本石林後家甄胄人文之藪師友皆一時勝流弱冠才譽籍甚既而淡於榮進潛浸樸學一以考佐經史爲鑑垂八十不衰顧常欿然無少滿假其爲書經知故證明者悉箸所從來若不與焉卽先生生平馴養可徵也頃歲戊辰之冬先生沒其外孫陳通判德銘謀不朽其言校而寫於木貲不足則蘇湖諸同人醵舉之而督刊參閱雷明經浚之力最多曰楨之生後先生二十年避地上海相識逆旅中時先生已七十粹然和易不自有其魁老勤學好問一往沈篤謂曰楨可與道古謬爲忘年交以自輔翊嘗見其

兀兀箸書每草一條必反覆考榷事隱而得其證思窮而通其惜脫然披解躍然笑舞不可一二計也今先生往矣此樂不可復掇宿草之悲其何能已不佞方無以彰先生之文行幸諸君子曠想昭遠不令付諸幽遐俾是書流傳與石林濟美九原之志倘於斯乎慰曰楨安可以無辭他詩集若干卷又所錄同時未刻詩爲存沒二集凡百六十餘家卷帙稍繁請俟後之有力者同治庚午正月烏程汪曰楨序於會稽學署

吹網錄自序

宋方外惠洪述佛印禪師語曰學者漁獵文字語言中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以此爲好論說尙著述者儆誡爲切至顧斯語也罕譬而喻即以文字語言論亦已妙絕古今矣不敏此書所談雖皆儒家事理其病根在愚狂則與前說正相類知不免爲古德所訶無如結習已深一旦破除非易即覩惠洪述斯語而載之林間錄方欲自去愚狂之蔽不覺已近漁獵所爲信乎結習難除釋與儒殆無二致也無已則仍就文字語言爲懺摩即用禪師語題曰吹網錄言乎釋則客戒而自陳所犯言乎儒則知非而欲寡未能名書本意實兼斯二者若夫雕文字語言

而求所心得則透網而出尚請俟諸異時云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秋之望吳門十如居士葉廷琯識

或謂余曰子既以儒家著書而以釋家之語名之毋乃見譏於識者乎余曰是說誠然然宋儒講學之書已襲取唐時釋子語錄之名下此則小說家有宋人鐵圍山叢談近世如紀文達之如是我聞彭甘亭之懺摩錄亦皆以釋家語命名拙著蓋竊援其例爾越歲庚申中冬調生附記於滬上寓廬

參校姓氏

仁和胡　珽心耘

勞　格季言

勞　權平甫

海甯查　光查山

秀水周　閑存伯

烏程汪曰楨謝城

張　鍾醉樵

蔣維基厚軒

凌　霞子與

歸安李承煦希三

陳　綱耆梅

江山劉履芬泖生

寶山印康祚印川

震澤吳釗森曉鉦

昭文趙宗建次侯

長洲潘鍾瑞麐生

元和錢　綺映江

王　炳樸臣

吳縣戈　載順卿

貝青喬子木

劉禧延辰孫

石　渠梅孫

潘遵祁順之

雷　浚甘谿

亢樹滋鐵卿

方外

祖觀覺阿

吹網錄第一卷目

曲禮無稷曰明粢句之證
與之庾
虞仲夷逸
顧陳垿四書別解
遷葬嫁殤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宋義有後
楚元王子郢客
漢書古今人表

曲逆二字音
汲黯卒年
公孫弘卒年
郭林宗卒年
蜀志馬超傳誤文
吳志丁奉傳脫文
韋昭避諱改名
晉書遺漏人物
王僧達
隋書煬帝放螢事

舊五代史考諡語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諮

吹網錄卷第一

吳　葉廷琯　調生

曲禮無稷曰明粢句之證

曲禮稷曰明粢正義載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句爲是惠氏棟九經古義引周禮太祝注及獻帝宗廟祝嘏詞蔡氏獨斷僅得其三證餘莫能詳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舉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潔齊豐盛皆不引曲禮謂又得一證顧孫氏此條先因朱子集傳謂齊明卽明粢倒文協韻而辨其非則齊明與明粢固自有別姚氏鼐惜抱軒筆記亦言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引說文

皿部齍黍稷在器以祀者爲證然則曲禮郎果有此句毛鄭亦本不當引之未可援以續惠氏三證也惟姚氏筆記又引說文禾部齋稷也或從次作粢云此乃稷曰明粢之正字余以爲曲禮若有此句許叔重於此宜引之而竟未及焉此或又可爲古本所無之一證耳

與之庾

論語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爲庾近時錢氏坫論語後錄曰依包注則庾應是逾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逾籔既譌逾逾與庾同聲是包十六斗說之所由來矣考工記庾容二㲃注豆實三而成㲃受斗二升庾

謂如請益與之庾斗二升曰𣪊庾容二𣪊實二斗四升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㪷是按此解自是確詁而其端實發自皇侃論語義疏皇氏之說曰初請惟得六斗四升請益而得十六斗是益多於初如爲不大政恐益足前益以成十六斗也又曰苞注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旊人職云豆實三而成𣪊鄭云豆實四升則𣪊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𣪊如陶旊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籔聘禮十六斗曰籔不知苞賈當別有所出耳皇氏能發前人未發之疑而不能自決故錢說爲疏通證明之於當日事情深合

虞仲夷逸

論語謂虞仲夷逸一節漢書地理志引之師古注曰虞仲郎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此不以夷逸爲人姓名與集解包氏七人之說不合然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顏亦以放言爲不言其說又同蓋蠻夷遁逸之說或本前漢人舊解故班史引之而顏監注之但今莫考出自誰氏耳明監本漢書脫去此注汲古閣本有之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之於蠻夷而遁逸蓋皆其誤以二人爲一人然此出顏注而大慶指爲班語而議之亦誤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有仲雍虞仲一條亦糾顏監此注以二人爲一人也

[illegible]陳垿四書別解

抱桐讀書眼一帙款署鎮洋顧陳垿玉停箸抱桐殆別字也書凡百餘條僅見鈔本皆四書中別解其精確處實較集注推勘深細而於古義有未安處亦不爲調停曲徇之說擇而存之以備參考按陳垿爲康熙甲午舉人後官行人見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歸愚尚書謂婁東詩人皆宗仰吳祭酒玉停獨能自闢町畦宜其讀書能自具隻眼也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有顧陳垿傳謂以薦入湛凝齋修書議敘得官精於字學算學樂律留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此編必當日錄示及門者乃詢諸婁東人士無復知其書名則其湮沒不傳久矣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巧令正是以言假仁以色取仁覺其仁

盈於耳目之間不可勝數故夫子特斷爲鮮對多而言也

承順父母顏色爲難自是正解蓋父母之志實見於色承順

顏色者養志之謂也人子能有愉色婉容或猶未能體察父

母顏色以求其志未有視聽於形聲之表承順在志氣之微

而反不能有愉色婉容者也

臣友之道皆當以禮自持數則近於諂瀆而不敬故事君致

罪辱朋友見疏薄不粘納諫爲義更廣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蓋言仁者惟仁是從設仁在井中亦須

舍生從之今待救之人在井中救人之人在井外從之爲仁

不從爲不仁豈非井中之人即是井中之仁耶作仁字解殊

有味汪謝城曰楨曰井有仁焉謂仁在井中亦當從之最確今待救之人云云仍扯人字則無謂矣宜删去後半數語但云不必改仁爲人字可也

意必固我者常人之情毋意必固我者賢人之學幷絕去禁止之迹自然無此四者則聖人之不可及也絕四是絕四毋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來與今皆指後生言其有日進之勢焉得料其必無好處反與年而俱退也橫插入我之今日雖本注疏爲義殊劣雷甘谿浚曰焉知來者不如今猶言焉知四十五十時不如後生時耳江鐵君先師算沙室藁顧耕石先生蘭脩館藁皆有後生可畏全章題文皆如此解

鄉人皆好章觀好惡我之人斯知我之好惡不謬若鄉人皆好是我必不能惡惡也鄉人皆惡是我必不能好善也此解

方合問答之意若作徵驗人品皆好皆惡太遠人情子貢先不應作此問

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恥之串說何等明了注作平開使恥字之義不足過字之義不穩按錢辛楣宮詹引邢叔明疏義與此同實本皇侃義疏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特顧氏尚未及知皇說耳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怨是言已之怨人不是言人之怨已與中庸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其理不殊蓋人不知自反惟見人之不是所以不免有怨於人正已不求者忠恕之至故怨竟稱無躬自厚薄責人者强恕之始故怨但曰遠君子祇自治其心耳人之怨不怨未嘗措意若以避怨而

不敢求責於人成何心術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乃不肯自辱非畏人怨也此處辨心之在內在外學之爲己爲人

道不同不相爲謀同是善同是正而取道既別則其謀自然不能相爲如伯夷太公泰伯季歷各造其域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相顧矣雖小道如農工醫卜亦復如是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也若分善惡邪正則如氷炭之不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以垂訓乎

一鄉皆稱愿人是鄉愿二字明白的當注脚今云鄉者鄙俗之意又云鄉人之愿者也將鄉字竟作此人籍貫然則朝市

中無鄉愿耶不過其人立心務求鄉人皆好之耳其病不在鄉字

畜君何尤畜當作畜養之畜言愛而奉之也以臣畜君嫌於諂故曰何尤好生於諂推本君德則尤正故孟子以好君釋之景公方以欲比先王爲美而晏子進以先王之觀爲逢迎其美焉得於詩中有止君之欲一層試將本文玩味能著眼在吾欲觀何修可比善哉問惟君所行景公說君臣相說諸字則畜字之義自明汪謝城曰畜訓養不訓止極是錢竹汀亦有此論至此句畜字竹汀謂古人由聲得義此以好釋畜畜卽是好較顧說尤直截了當也又曰余嘗論此章今也不然節亦屬夏諺此蓋夏之衰朝陳古諷今之語爲諸侯晏卽爲諸侯度之諸侯朱子襲趙注殊謬迺況此節乃韵語若晏子自作韵語而又自釋流連荒亡之義

是豈對君之懼耶惟流連荒亾亦夏諺故釋其義也以今爲晏子時自不得不以諸侯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近人斷有疑之者而終不得其解豈知其誤先由誤解今字乎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正釋夏諺陳古刺今之意惟君所行也句專指好一遊說謂君能行先王之道斯可比先王之觀也若云二者惟君所行是豈好君之謂哉少時有此論斷之於師師輒戒以昔注不可妄議未敢筆之於書終耿耿不忘於心因論齊君而附及之未知亦可備一說否

亦運而已矣運旋也齊來伐燕將謂另換一番世界乃燕是水齊旋過來仍是水燕是火齊旋過來仍是火燕既換了齊旋過來卻仍是燕也亦字而已矣字神理俱足

善與人同樂取於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時時將取與二字揉和互用寫出大舜胸懷但知有善不知人已取與之判故人不異已已不異人與亦是取取亦是與如此方爲能舍能

樂方是大方是同與猶許也助也便失此意矣

齊人一妻一妾當連上章儲子一氣說下言我何畏人瞯若今之求富貴利達者乃不堪爲人所瞯耳由王觀之吾無異於人而不知卻可爲堯舜由君子觀之人則大異於我何甚至不可對妻妾也

爲其爲相與爲其不成享也一問一答緊相呼應可知不成享是答問意非釋書意注謝城曰顧說皆好而恥其言鄉愿齊人三條尤確惟子絕四一條未妥

遷葬嫁殤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云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

之是亦亂人倫者也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據注疏所言葢以葬者本鰥夫寡婦遷之使合第鰥者或本無妻寡者必先有夫合於彼則何以處此事甚難通疑必有說焉惜注疏家辭尚簡要未爲申言明晰也此事本世所罕遇即載籍亦不經見若嫁殤則三國志魏武幼子倉舒死欲求邴原亾女合葬原以非禮辭乃止仍爲聘甄氏亾女合葬又明帝愛女淑卒以甄后亾從孫黃與合葬此殆即媒氏注中鄭司農所謂今之娶會者歟以下又見北史穆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與公主冥婚舊唐書蕭至忠甚承恩顧敕亾先女冥婚韋庶人亾弟合葬懿德太

子重潤與監丞裴粹亾女冥婚合葬又大曆三年詔故齊王倓追謚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而宋康與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知此事歷代常有之唐以前帝王家且行之恬不為怪今西北諸省民間尚沿此風余姊壻席愷官山西太原尉女殤已葬邑紳楊氏子亦殤遣媒求婚於席移女櫬歸與子同穴兩家稱姻媾焉此與前引歷代事同皆嫁殤而非遷葬者其為非禮不待言然席移後南歸脫然無亾女孤墳之慮在宦遊者又甚便之人情所溺誠難概以禮法繩也

史記老子列傳索隱

史記老子列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云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錢氏大昕考異曰按蒼傳但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未嘗及老子一字余考張蒼傳文固未及老子一字惟主柱下方書一語有索隱云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始知此語乃是張蒼傳索隱之文由俗本史記以索隱散入本文下者於老子列傳既載索隱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一語其下並舉張蒼傳索隱老聃爲柱下史之文以證之故別加又張蒼傳四字而失於標明爲索隱以致牽混莫辨讀者遂謂索隱誤引張蒼傳所無之語也

宋義有後

史記索隱引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按昌即以代中尉爲文帝參乘入長安者能用才識自顯於明盛之朝義父子雖死於項羽亦可謂有後矣康熙時浙人姚之駰蒐集東觀漢記遺文八卷於宋揚未采此語後書館重輯者廣十之六宋揚傳亦獨遺此殆因索隱爲几案間書轉致忽略也

楚元王子郢客

史記孝文本紀羣臣迎者有宗正劉郢漢書文紀作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考漢書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又諸侯王王子侯表並作郢客他若楚元王傳遣

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史記惠景間侯者表亦作上邳侯郢客惟漢興以來諸侯表孝文二年爲楚夷王郢元年楚元王世家子夷王郢立皆無客字按郢客之名史漢紀表世家傳不同又各自違異未知孰是通鑑於考異但辨郢客封侯之年而於其名之不同亦從略至武帝時有代共王子土軍侯郢客此又別是一人矣

漢書古今人表

班書古今人表最無謂劉知幾史通駁之云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類聚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爲表且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贅疣不知翦截

其論極確張晏所譏則止就表中指其差遣失謬顏師古已曲爲回護然如晏譏嫪毐不當在第七今明監本與汲古閣本皆無之或後人亦因其穢雜有所刪削矣且既稱古今人表乃表中但有古人不及今人師古謂其書未畢余考後漢書班昭傳明言八表天文志未竟詔昭踵成之則此表不應尚留缺略此蓋作者慮以論列今人賈禍故斷自秦止而古今人表之名則尚沿初題未改顏監未畢之說亦曲爲之辭耳試觀藝文志敘春秋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邱明恐弟子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不宣所以免於時難也孟堅立論如

此於古聖賢所述作尚不免以常人之心度之雷甘谿浚曰後漢書蔡邕傳注引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其自爲漢史肯纘然等次今人著之於表乎雷甘谿曰此說是而未盡也班氏固不肯顯然貶損當世矣其於當世君臣必又有不欲竟不言之處故創爲此表以示勸戒敘所謂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也不及今人而題曰古今人表蓋借古人以鏡今人等次古人而今人在其中矣此班氏之深意也因疑此表實孟堅平時纂集欲別爲一書而未成者故於漢書體例全無關涉後其妹續史時乃取以儳入漢書中强符八表之數而不計其於史裁不合也曾以此論質之亾友寶山印印川康祚印川曰孔子作春秋尚有罪我之言孟堅自視於孔子何如乃於千百年之聖賢帝王奮筆肆爲進退是亦不可以已乎著一書而命意已荒體裁之

不合猶其小焉者矣此論尤爲能攻其要

曲逆二字音

陳平封曲逆侯學者讀曲逆作去遇宋景文嘗疑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孔經父語云漢書無音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注曲區句反逆音遇按李善注無此文當是五臣注今漫錄拱印本作區遇反似因下文選字相涉而誤茲依通鑑注引選注曰區遇亦去字音與區句同劉辰孫禧延考古質疑辨之謂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王莽時改曰順平張晏注云濡原注乃官切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就是而觀曲逆二字當如本字不當借音劉辰孫曰古地名讀異音者不一而足皆涉當時方音相沿實則仍如本字非如他文因別訓而異音也考古質疑以爲不當借音殊未明確其後胡三省注通鑑亦以選

注爲非又述顏之推語曰俗儒讀曲逆爲去遇最無謂足知隋以前已有去遇之音不始於五臣之注選矣然余考顧氏炎武編古音爲十部嘗言入爲閏聲同時李氏因篤撰古今韻考本其說編入聲俱轉去聲如入聲彙錄第二部三燭中曲字二十陌中逆字轉去聲則入御遇韻蓋北音無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如費無極極字史記及吳越春秋俱作忌酈食其審食其趙食其漢書顏注皆音異基此亦一證雷甘谿浚曰張平子東京賦德寓天覆煇烈光燭挾三王之趫起軼五帝之長驅踵三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燭屬與驅韻詩小戎章續轂玉屋曲與馵轂韻此見於古人有韻之文者又一證也轉去聲入御遇轉平聲入魚虞矣是曲逆二字之當作去聲已有確據知其義自應如本字解其音則文選所注正協北音未可執

爲當如本字顏黃門及葉胡二家皆拘於曲逆字義而未暇講
及轉聲也至吾家族祖涵峰樹藩校刻文選有所引按語逆司
馬彪郡國志載章帝更名蒲陰事亦謂曲逆當依本字讀又先
引漢書曹參傳顏注曲音邱羽反逆音顒謂文選遂讀曲爲區
句反誤顒爲遇（據余蕭客文選音義此條爲何義門說）余按曹參傳西擊秦將楊
熊軍於曲遇注云曲音邱羽反遇音顒曲遇乃河南中牟縣聚
名與曲逆爲中山蒲陰縣本名者判然兩地考之郡國志自見
史記高祖本紀曹參世家正文及注亦具載分明涵峰所引誤
認曲遇卽曲逆乃臆改顏注遇字作逆因而不復辨曲字之作
邱羽反者由地名既異字音自亦各殊翻以此譏選注之訛何

舛邪倘學者習焉不察必將有改曹參傳中曲遇作曲逆者貽誤滋甚矣故附記於此

汲黯卒年

史記汲鄭列傳黯居淮陽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漢書本傳則作十歲而卒通鑑元狩三年汲黯進言考異於免右內史爲淮陽太守參用漢書武紀百官表及本傳其卒年則與史記合然正文於元狩五年書黯拜淮陽太守事終言之曰十歲而卒仍同漢書本傳與考異不合竊謂漢書於黯官與邪王事後所叙事跡其節次悉依史記則七歲之文豈必獨改因疑傳文十歲卽是七歲傳寫之訛不然昆邪渾邪王之降紀在元狩二

年右內史之免表在元狩三年若歸隱田園數年以後尚有淮陽十歲則徐野民作史記音義何以遽定黯卒在元鼎五年耶惟昔人論黯每有十年不召之說如王應麟通鑑答問辨樂書神馬歌事先云黯卒於元封四年又云太初四年大宛獲馬黯卒已六年以深甯之淹博而亦從漢書作十歲則其說相沿已久可知矣

公孫弘卒年

錢氏大昕疑年錄於前漢無一人吳氏修續錄補之亦祇得三人揚州劉書之阮文達公簉室四史疑年錄始廣之得數倍余偶檢錢氏三史拾遺辨漢書公孫弘本傳年八十之誤謂建元元年

平津年六十以賢良徵至元狩二年薨二十歲則卒時實年七十有九疑年錄無弘殆偶忘之抑三史拾遺成在後歟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劉氏四史疑年錄弘年皆仍漢書之譌至平津之始舉賢良在建元元年再舉則在元光元年本傳以為元光五年者誤武帝紀言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實則仲舒之舉自在建元元年而弘之再舉乃在是年帝紀謂仲舒與弘是年同出亦不免小誤王楙野客叢書辨之甚詳附記其略於此

郭林宗卒年

郭林宗卒年其說不一今世所傳樵本郭有道碑文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內此碑云年四十有

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載此碑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四年正月乙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此與石刻碑本合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謂陳竇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於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惟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注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翁氏之說如此余按袁宏後漢紀獨於建寧二年九月以後書黨人之禍恭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漢室滅矣蓋元年雖

有陳竇之事李杜諸賢尚在國猶可爲至是而三君八儁凋虧一網打盡更無可望於是哀痛迫切而爲此哭而爲此言於時勢最爲切合故通鑑亦從其說范書雖本之謝承後漢書而袁彥伯究在蔚宗之前疑其別有依據也林宗此慟既以在建甯二年九月爲合則卒於二年春之說不的證以水經注所引碑文年月日又分明可考是林宗實生於永建四年己巳至建甯四年辛亥正月而卒年四十有三似不當舍此而更泥范書本傳矣

蜀志馬超傳誤文

傳稱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錢氏考異謂前

字疑衍先主傳亦稱都亭侯余按超在建安中已以偏將軍封都亭侯卽見本傳此處史語疑本作因前爲都亭侯因前者仍舊之詞而刻本誤倒前爲二字作爲前耳若去前字則因字亦無意考異以前字屬都亭侯讀作爲前後左右之前故有此辨而以爲衍文其實非衍也

吳志丁奉傳脫文

吳志丁奉傳云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氏讀書脞錄摭文選辨亡論李善注引吳志曰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

左將軍謂志文魏大將之應作魏人將之而句上尚脫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九字惟黎斐力戰有功恐仍是屯於黎漿之誤益以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是奉非斐耳同時錢氏箸諸史拾遺乃據元時本三國志作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辨今本魏大之下實脫十二字於是此句關譌始得復全至屯於黎漿一語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者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拜左將軍乎王氏此說誠足

破孫氏之疑然余按孫綝傳云綝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通鑑載此事卽用綝傳文胡注云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又引水經注云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按水經注原文無此水字但作黎漿二字與下水字貫）水東經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然則黎漿實有此地名特是時屯於其地者爲朱異竊謂丁奉傳此語當亦是夾敍朱異屯於黎漿以下乃敘及黎斐力戰事今上下皆有脫文致此語遂成鶻突王氏但據選注奉爲先登之下卽接黎斐力戰有功故指屯於二字爲衍文漿字爲斐訛實則辨亾論此處本但云丁奉離斐以武毅稱（離黎通孫晧傳注引此論作鍾離斐是俗本因離字誤加）而不及朱異是以注引吳

志此傳亦祇取敘秦婁二人戰績處其餘多所刪節安知原文敘朱異屯於黎漿一語不正在所刪之內未可反援此以駁史文爲誤也

韋昭避諱改名

吳志韋曜傳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錢氏考異云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避如后妃傳不本淑懿高堂隆傳留其淑懿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文昭穆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改元炎興亦未回避此韋曜之名注家以爲避晉諱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宏嗣本有二名也余按魏志文帝紀黃初元年京都有事於太

廟錢氏謂晉史臣避景帝諱稱京師爲京都或曰京邑今檢本書凡應書京師處所諱皆合觀此則三國志於晉諱又未嘗不避奚考異此條與辨韋曜名一條其說前後不符偶失檢照竊謂宏嗣二名恐未必然若果二名裴松之年代相隔容有未知陳壽則近在同時諒無不曉作傳豈有不爲舉明者且宏嗣爲字與昭字之義相協故避諱改名之說自非無因益三國志於晉諸帝諱或避或不避其體例本未能畫一耳

晉書遺漏人物

晉史有十八家自貞觀詔修晉書於諸家舊史多所刪棄各本因而盡廢其見於晉以後人載籍及唐宋纂輯之書徵引遺文

尚可披尋千百之一頗有列傳應載而竟闕遺漏者略舉所見如懷帝梁后見太平御覽后妃部引臧榮緒晉書云后諱蘭璧安定人也祖柩鴻季儀同三司（鴻疑漢誤）父芬司徒后初爲豫章王妃懷帝卽位爲皇后永嘉中沒胡賊按今晉書懷帝紀光熙元年有立妃梁氏爲皇后之文而后妃傳失載焉敦見文選潘岳馬汧督誄注引臧榮緒晉書云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又引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而忠義傳亦無之劉遐氏書纘見劉知幾史通雜說上史記篇原注云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按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劉氏所稱檀

氏春秋當即指此曹徽事跡今略無可考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嘗爲柴桑令陶集中和劉柴桑詩即此人見郎瑛七修類稿引碧湖雜記然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中興書云劉驎之一字遺民驎之今晉書有傳史通所指必別是一人或驎之因與程之字同故改字子驥未可知如以上數人唐臣修晉史皆缺焉莫載漏略之誚誠有難辭矣至近儒邵氏晉涵南江文鈔中諸史提要是在　四庫館時所撰稿本晉書提要嘗舉王隱晉書所載郭琦事謂琦葢始終亮節之士晉書削而不載何以扶植風教賴有太平御覽采王氏書以存之云云余按今本晉書隱逸傳內實有郭琦事傳所敘尚書郭彰憎琦不附已因

武帝問琦對以不識及琦拒趙王倫命二事與御覽所采王隱書無異唐人應即采自王書邵氏詆其不載誤矣

王僧達

亾友朱條生楡所著讀書隨筆有辨南史王宏王僧達二傳岐誤一條云宏傳宏卒子錫嗣錫卒子僧亮嗣僧亮弟僧衍僧衍弟僧達據此則僧達是宏之孫乃僧達傳云文帝欲以僧達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宏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滋人乃止後又云僧達自負才地嘗答詔曰亾父亾祖司徒司空司徒謂王珣宏之父司空即指宏如此則又是宏之子考之宋書宏傳則云子錫嗣卒官子僧亮嗣後云宏少子僧達別有傳

益六朝人不嫌叔姪同輩行故令後人致誤然南北史於世系極詳合一家爲一傳不應又舛謬若此余按宋書僧達傳第一行已言太保宏子兒錫云云此與宏傳少子僧達別有傳一語相應是宋書二傳較南史爲明晰矣

隋書煬帝放螢事

煬帝放螢[illegible]傳人口千數百年謂在幸江都時事無異辭見之歌詠編入志乘揚州遂有螢苑故跡而不知此實出於附會也按隋書帝紀大業十一年冬十月壬戌上至於東都十二年五月壬午（紀書五月景戌朔則是月不得有壬午惟是年閏五月宜有壬午日史誤書耳）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秋七月甲子幸江都

宮通鑑亦據此而書則放螢是在東都時明甚乃侈談揚州古跡者甚且即援景華宮事爲根據而舉世不復知有東都放螢事久矣余謂揚州螢苑之說唐初詩文中未見疑自杜牧秋風放螢苑春草鬬雞臺之句爲之濫觴李商隱隋宮詩所謂欲取蕪城作帝家於今腐草無螢火者亦推波助瀾之作其後唐彥謙詠螢又有日下蕪城莽蒼中及夜雨隋家舊苑空之語洎及五季宋初衆口一辭螢苑遂爲揚州故實然究不知其誤所由昉或以通鑑考異於放螢事下引貞觀政要上謂侍臣曰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云云而揚州舊有甘泉山（今甘泉縣以此名）疑此宮因近甘泉山而名似太宗所云即指揚州而言是說殊不

根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江陽縣有江都宮又有揚子宮卽臨江宮別無甘泉宮之名惟京兆郡鄠縣有甘泉宮鄠縣卽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地宋敏求長安志隋甘泉宮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對甘泉谷與秦漢之甘泉宮關輔記所云在今池陽縣西甘泉山者各不相涉煬帝或亦曾臨幸太宗嘗曰因在長安語侍臣故漫指其近地甘泉宮言之猶之以數斛而誤爲五百斛卽貞觀政要所言若以爲指揚州而言則非也況唐人之詩亦初不本此大約因煬帝在江都冶遊日久遺跡頗多熟聞放縱事意謂當在此地相牽成吟不復深考詩人之語文不害意固無事苛求但後世竟援隋書景華宮事證成江都實跡則殊覺疏於考史耳

舊五代史考證語

新纂薛居正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乙卯日有蝕之　四庫全書考證云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據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爲朔蓋晉人避正朔日食故改甲寅朔耳（洪亮吉北江集邵學士家傳云薛居正五代史君一手勘定則此是邵晉涵語）今通鑑考異則作晉人避三朝日食考漢書五行志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谷永傳則於元延元年上書言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余又考永說實本之尚書大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鄭氏注云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上旬爲月之朝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然則

通鑑考異所云三朝日食正用谷永語薛史考證改作正朔文雖顯而不典矣

舊五代史楊凝式傳注證

楊凝式爲五代聞人生平最著者諫父涉爲押寶使事乃歐公撰史不爲立傳但附其父傳末祇三十餘字且誤以涉父嚴之兄收爲涉之祖疏略已甚薛史在乾隆中館臣從永樂大典纂出所存傳文尚有四百餘言然亦無諫父押寶事通鑑雖紀及凝式而考異所舉歷仕年月亦不詳未足考其生平出處且不取五代史補之言謂非梁初佯狂亦未確今就薛史傳文詳載始末兼取宋人張世南游宦紀聞所錄凝式年譜家譜分注於

下用資考證傳曰楊凝式（家譜字景度）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年譜唐天祐四年丁卯朱全忠篡唐凝式諫父涉宜辭押寶使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張世南云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則年譜亦言梁初即陽狂更較史補爲可據）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家譜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宗奭全義賜名）梁相趙光允（家譜作光裔勞季言格曰趙氏兄弟光逢相梁光允相唐光裔相南漢此傳當作光逢舊史家譜俱誤）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家譜無此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

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部二侍郎以舊恙免家譜無復以心疾不朝而罷句下云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覃懷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請講於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家譜無此一段僅云復以疾歸洛晉天福初家譜作天福中改太子賓客年譜天福六年辛丑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閒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家譜不敘閒居以下云云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於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家譜但云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年譜開運二年乙巳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年譜開運四年丁未二月並七月有詩悲才大師左郎中詩三

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周廣順三年癸丑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跡是晉末契丹時已官少傅非漢乾祐中也太祖總兵凝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為奏免之（家譜無太祖總兵以下一段）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家譜云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家譜無此三字）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家譜卒年八十二年譜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入計至周顯德元年甲寅正八十二舊史誤）詔贈太子太傅（胡心耘挺曰五代史謂凝式終太子太保東觀餘論云終太子太傅賓臚闕評云未知孰是由於未考此傳耳）凝式長於歌詩善於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以上薛史傳文五代史補則謂梁初佯狂即有風子之號）夷考凝式生平以唐室世家子弟仕

歷五代其始之諫父押寶蓋不過欲借高論以取名初非弃發於中有定守故一聞父語即懼禍佯狂逆意氣既摧旋亦屈身梁室其後屢託心疾諒亦有所趨避而然而又不能絕意爵珪潔身高蹈乃復時免時起直至衰髦垂盡而後已其風節較之司空表聖韓致光不逮遠甚游宦紀聞載其傳贊云智足全生吏隱如愚庶幾近之竟許以節義風烈則未免溢美矣又凝式以工書見稱世而乃與顏魯公並推亦爲過當也洪邁容齋三筆稱凝式諫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許之爲賢蓋未見其年譜家譜而云然然薛史傳文不應亦未見也

吹綱錄第二卷目

通鑑書張釋名從史記最先見者
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事證正文留考異
五鳳二年辛甘泉字誤
刁子都姓異文
溫序爲校尉
中元元年改元四字號
賜桓榮爵關內侯
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
閻囂趙世之名

中山穆王無子國除誤從帝紀

六年冬無正文而立考異

張角置三十六方

六年閏月

劉道龍考異標題誤文

廣陽王深名誤從唐諱

溫公所據梁書魏書有別本

突厥子弟訶之特勒勒當作勤

李渾事正文與目錄年代不符

韋津誤書死

令狐行達于洪建

湖䨶荃名異文

盧鴻之名下無一字

立忠王與爲太子

令狐綯自湖州入知制誥年月

李克用子落落延鸞無考

瞿章名考異誤改

李存進爲天雄軍都巡按使

吳越王鏐改元應補

胡注望文生義之誤

胡注移置考異
胡注失收考異
附存勞季言通鑑札記七條

吹網錄卷第二

吳　葉廷琯　調生

通鑑書張釋名從史記最先見者此卷皆論通鑑祇標明第一條以下從省

漢紀惠帝三年令大謁者張釋報書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惠景閒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按明監本及汲古閣本漢書荊燕吳傳皆作張卿與考異所引顏注不合而監本張卿下又引宋景文校本云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或作釋卿宋祁曰顏注曰荊燕吳傳云張澤然則此宜作澤

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據此則此傳或作張卿或作澤卿或作釋卿或但作澤宋以前各本不同惟考異所引顏注作擇者未審又出何本監本別勃傳顏注則亦作擇考古澤或作擇見曲禮其飯不澤手注澤又與釋通詩其耕澤澤陸德明釋文音釋史記孝武紀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則史文釋澤擇三字文雖異而實同一字耳通鑑書張釋意以釋之名在史記呂后本紀爲最先見故從之采其文名釋字卿之說亦此意也

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事芟正文留考異

通鑑書成之後溫公有將正文復行裁芟而偶留考異未去者

單行本考異有漢孝武天漢元年七月閉城門大搜一條此事今不見於通鑑胡氏注但於是年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下附記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云云是必通鑑先曾載此事故有此條考異後或以其後征和元年冬別紀以巫蠱大搜閉城門索事嫌於牽混故芟去此處正文而考異獨存胡氏以考異散入注中時此條遂無所麗因附記於此耳若以爲刻本誤將正文七字竄入注中則其上仍有考異曰三字是七字之爲考異標題而非通鑑正文可知卽此事而觀正文之曾經芟汰又可知矣

考異又有漢元延元年揚雄待詔一條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

音薦雄待詔按雄自序上方郊祀甘泉泰畤召雄待詔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薦王根也胡氏遂誤以爲曲陽侯云胡氏注辨考異曲陽侯即王根王音封安陽侯此考異誤由傳寫通鑑正文因不誤也按通鑑是年不載此事胡氏注於元延元年王根爲大司馬考異下附記云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云云是胡氏作注時已不見通鑑有此事觀通鑑於元延三年鋪敘胡人校獵事卽用雄自序中語而絕不言及雄之獻賦至天鳳五年雄卒時但追敘云初成帝之世雄爲郎給事黃門然則王根薦雄事一節溫公初成長編或載之故考異有此條後以雄之召[illegible][illegible]亂及通鑑定稿乃芟去其事偶留此考異未芟胡氏

附記於王根爲大司馬之下亦因此條散入注中無可系屬耳至雄召用之由孫氏讀書脞錄引雄答劉歆書曰雄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雄之自述者如此李善取以注文選蓋庶幾得實矣孫氏此說與雄自序容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一語正合始知薦雄者不特非王音且亦非王根也然莊乃小臣但能誦之帝前根則執政既已奇而召爲門下史遂薦之於帝同時並行固無不可惟雄之自述一則曰客再則曰楊莊於王氏之推轂絕口不言豈自以進由權貴故諱莫如深耶

五鳳二年幸甘泉字誤

漢紀五鳳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顧氏炎武日知錄云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異引宣紀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按考異謂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荀悅作紀時未猶未誤是溫公於此事但依荀悅漢紀改三月作正月至於幸雍祠五畤之文非獨漢書宣紀所載甚明郊祀志亦歷歷可考即荀紀亦與班書相合通鑑於五鳳元年三年既皆依漢書載於二年幸雍之祀獨欲改撰致茲複謬乎且既以荀紀正月為是而從之乃於正月之下竟不辨所繫為何事而臆改其

文亦決無是理況稽古錄亦書五鳳二年春上幸雍公於稽古錄既同宣紀豈有於通鑑獨改之理乎嘗細思之此條幸甘泉之誤蓋即因從荀紀改三月爲正月而當時傳寫長編者遂承元年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之文而誤書溫公偶疏於勘正致考異及通鑑正文無不因此而同誤矣又文獻通考載李燾跋荀悅漢紀謂通鑑書五鳳郊泰畤之月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班書猶未舛譌按此即指五鳳二年事但仁甫言其月之舍班從荀則甚是乃上亦系以郊泰畤則可證此條通鑑正文及考異仁甫所見之本已訛當日列銜奉旨校定諸公殆亦虛應故事無所是正且自宋以來如李仁甫馬貴與輩皆習焉不察

傳之符述直至亭林而始發此疑也惟考異又引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謂時亦幸河東祠后土而史脫之考通鑑依宣紀書惲於五鳳二年冬免不應二年冬再有幸河東之舉而帝紀與郊祀志皆闕而不載則不至河東一語惲蓋爲怨詛之詞即指五鳳三年三月事預言之考異以爲史有脫文亦未核昔顧文學千里爲胡中丞校刊元本通鑑嘗言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其一謂溫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正如此條誤書行幸甘泉與漢書違謬之類是也餘一端則謂注文之外與刻本之錯因勸中丞各纂一書博採衆說且下己意以卒嘉惠之盛舉中丞通鑑後序亦自言之矣

迄未果殊可惜云

刁子都姓異文

考異單行本更始二年刁子都云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攽曰力當作刁音彫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曰前書亦作力惟袁紀通鑑作刁孫愐曰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按今元刻通鑑亦作力與單行本考異不同注宋槧明建武二年正月又作刀子都而汲古閣本范書任光傳則又作刁與考異所據本異二書彼此互舛當由後人點竄溷淆以致刻本誤寫也

溫序爲校尉

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稱序爲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

此官本郡爲之郡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按惠氏後漢書補注云搜神記作護軍校尉據此則序傳與袁紀羌字疑皆傳寫之訛

中元元年改元四字號

續漢祭祀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而通鑑從袁紀及范書帝紀但作中元按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光武中元一號當稱建武中元惠氏後漢書補注云沈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衆漢書所載不同於范宋公序紀年通譜通鑑注作紀元通譜此從考異謂帝紀作中元爲脫誤意刪亦是惜其謂紀志俱出范氏似不知續漢志爲司馬彪所撰又未引東夷倭國傳

文建武中元二年未免疏於考訂耳則建武中元自是用四字紀元洪适隸釋謂以初位初元冠於新號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說頗含混中元後元非年號與此不倫東漢碑版凡改元以後所立者甚夥從未見旣書新號更冠以卽位初元豈洪氏所見之尊楗閣碑乃獨創此例乎胡身之又爲調停之說謂溫公非不取宋說特取簡易則通鑑於中大同中大通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等號皆不從簡易何獨於此省去建武二字亦强爲之辭也

錢映江綺曰漢書哀帝本紀建平二年六月待詔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改是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八月詔除之年號用四字實始於此而後漢書光武紀論中述此事但云改號太初荀悅漢紀亦同通鑑綱目因之皆無元將二字不知何故又按孫奕示兒編引年歷辨誤亦作太初元將惟閔云本紀但稱太初則知

今本漢書元脫二字已爲後人校補

賜桓榮爵關內侯

漢紀永平二年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詔賜榮爵關內侯考異謂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按榮以舊學之恩故獨賜爵邑躬僅爲三老本不在賜爵之列非脫也下文賜祿以三老五更並舉則躬受賜與榮均榮傳與袁紀之不及李躬惠氏以爲省文甚是東觀漢記云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此卽明帝詔文蔚宗所本益知躬之本未賜爵而范紀非脫矣

骨都侯喜殺南單于安國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南匈奴傳作六年通鑑從傳考異以帝紀爲誤惠氏後漢書補注乃謂据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按南匈奴傳敘殺安國事前已書六年春皇甫棱免朱徽行度遼將軍下敘中郎將杜崇與徽上言安國欲殺左賢王師子等起兵帝從公卿議令崇徽發兵責問因追至五原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鞮單于是此事實在永元六年通鑑本不誤惠氏因見史文下有師子永元六年立云云誤謂至此始入六年遂以殺安國事在前屬之五年翻謂通鑑爲誤疏矣惠氏此處實失檢余恐後人信其說竟以通鑑爲誤故辨之

至帝紀之載在五年者蓋安國雖誅於六年而其欲殺師子而叛必發謀於五年故六年春杜崇朱徽卽以其事言於朝帝紀是敘其始謀及終事言之傳則但記其被殺之年耳

閻磐趙世之名

永元二年副校尉閻磐考異云西域傳作閻檠今從帝紀胡注謂閻檠卽前戰於稽落山恐當作盤蓋竇憲傳西域傳本皆作閻盤也然惠氏因盤蓋磐之訛則盤亦未是按汲古閣本正作磐又永元九年越騎校尉趙世考異云西羌傳作趙代今從帝紀按世當是本名西羌傳作代蓋章懷作注時避太宗諱改之帝紀作世或章懷漏改或唐以後人改回考異似以爲一人二

名而辨之錢氏考異云趙憙傳亦作代

中山穆王無子國除誤從帝紀

漢紀靈帝憙平三年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考異云本傳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竊謂本傳既言暢有子襲封且有名有謚至其子無子而後國除則暢薨之後遺息猶存舊封不改帝紀未載容有佚文通鑑安得因不知稚薨之年舍本傳而從帝紀遽定爲無子國除乎似應仍從本傳作暢薨子節王稚嗣後薨無子國除終其事言之庶幾得實蓋紀傳雖有違異尚可參考而明通鑑不以實書恐致讀者滋惑矣

六年冬無正文而立考異

前記閉城門大搜揚雄待詔二條是通鑑原有正文後芟去而僅存考異故其本題自在乃又有本無正文而獨立考異者如漢光和六年考異有六年冬一條溫公蓋因先從本紀書夏大旱欲自明不從本紀書冬大有年而通鑑是年冬適無事可書考異遂無所繫於是特取一正文本無之冬字爲題遂若專爲范書從辨而於通鑑無涉胡注則散此條於秋五原山岸崩之下亦與正文爲無因而相附也竊謂此條考異似當即以夏大旱爲題而辨其不書冬大有年之故更爲明切胡注亦即散此條於夏大旱之下庶兩得其宜矣

張角置三十六方

考異云袁紀作坊今從范書按皇甫嵩傳云方猶將軍號也通鑑但作猶將軍也無號字然方字自來無作將軍解者惠氏後漢書補注引何晏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李善注聲類曰方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蓋張角列部署爲三十六坊各有甲乙以別之也此說明晰勝通鑑所從嵩傳舊解至帝紀云其部師有三十六萬正是合傳文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之數綜計之故章懷注引續漢書三十六萬餘人爲證惠氏與何氏焯皆以爲方字誤万轉作萬似不然

六年閏月

晉紀穆帝永和六年閏月考異云帝紀正月後云閏月音注本載考異帝紀下脫正月二字三十國晉春秋皆云閏正月按長歷閏二月帝紀閏月有丁丑已丑按是歲正月癸酉朔若閏正月即無丁丑已丑今以長歷爲據按考異所辨閏月爲閏二月已甚明確目錄載劉羲叟長歷朔閏亦作是年二月壬寅朔三月辛丑朔而別著閏二月乃通鑑敘事既於正月後接書閏月下復書二月似仍以閏月爲閏正月矣而閏月內書事有已丑日則又未嘗不以爲閏二月也考晉書帝紀雖於正月後云閏月然以下無二月即繼以三月蓋帝紀閏二月本不誤特因二月無事可書其下

閏月遂無所繫溫公慮其淆於閏正月故為辨之但考異已辨明而通鑑於閏月後復出二月致令讀者生疑實則二月兩字是衍文去之則敘次自然明晰耳

劉道龍考異標題誤文

宋紀孝武大明三年書竟陵王誕反事云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考異云宋略南史作道就今從宋書（據單行本音注本脫南史二字）按今本宋書作道龍南史作道就與考異所引俱合能就二字當以草書形近而訛惟考異單行本標題誤道龍為道隆考劉道隆時官徐州刺史即與沈慶之會師討誕者若但據單行本幾淆為一人矣

廣陽王深名誤從唐諱

梁紀普通五年五月書魏廣陽王深事按廣陽王本名淵李延壽避唐諱改深胡注已指明魏書卷首排目及列傳皆作深疑亦唐時所改溫公宋人無庸更避唐諱乃舍其本名猶承用後世所改之字且著考異辨之謂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若其名反應作深字者何耶目錄仍作廣陽王淵又從本名與通鑑正文歧異當時亦失於檢照也

溫公所據梁書魏書有別本

魏安豐王延明令江革作大小寺碑通鑑事在梁普通六年六月考異云南史作丈八寺碑今從梁書按今汲古閣本梁書正

作丈八似應無誤考異乃云從梁書作大小疑宋時或有別本錢氏大昕通鑑注辨正曰六朝好佞佛而魏齊尤甚所見石刻多有稱丈八佛像者則當以丈八爲正今本梁書江革傳亦是丈八字溫公所據乃譌本而注家未能舉正也又魏以賀拔允爲太尉通鑑事在中大通五年七月考異引魏帝紀作賀拔遲而辨其譌云允字阿鞠埿恭埿字誤爲遲耳按謝氏啓昆西魏書引云今監本毛本無作賀拔遲者則司馬時魏書本與今異又前此宋泰始四年考異引尉元傳以書諭王玄載玄載與弟脩遵崔武仲相繼皆走按今本魏書尉元傳但云玄載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遁無崔會二人姓名蓋宿豫守將即脩遵淮陽

太守即武仲也據此則溢公時魏書誠與今本異矣至宋文帝元嘉九年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冊拜蒙遜還云不復周矣此語北史與魏書同通鑑考異單行音注二本亦並同惟通鑑正文作不復年矣目錄亦同此則當爲誤文非有別本作年字者也

突厥子弟謂之特勒勒當作勤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辨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皆特勤之訛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皆書者之誤並引通鑑梁紀承聖元年突厥子弟謂之特勒考異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按今考異單行本則作特勤

而元刻音注本又作勅勒與顧氏所引皆不合此蓋由各本寫刻溷淆以致互異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惟石刻出於當時真跡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爲訾議又謂古人讀敕如忒勅勒即特勤錢說誠當惜尙無確據可證會以質諸勞君季言乃爲錄所考見示曰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二 凱樂歌詞曲取和林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按唐史突厥傳闕特勤骨咄祿可汗之子

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勒開元十九年原注舊書二十年此從新書闕特勒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使北弔祭并爲立碑上自爲文別立祠廟刻石爲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當以碑文爲正以上俱耶律說以唐碑校唐碑得此明確佐證非但知亭林之誤糾即通鑑正文與考異皆可訂正矣勞季言格曰舊書雖作特勒亦間有作特勤者張長遜傳號爲割利特勤新傳則作特勒矣舊傳據聞人詮本官本作特勤

李渾事正文與目錄年代不符

目錄隋仁壽元年衛文昇說下山獠之下有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筠而代之一條張氏敦仁通鑑刋本識誤謂通鑑不載此事嚴氏鑑補亦無後附當塗夏炯札謂目錄亦溫公手定通鑑有而目錄無者甚多未有目錄有而通鑑無者一經指出知傳寫脫漏又不止於是按通鑑卷一百八十二隋大業十一年書宇文述譖殺李渾李敏事敘其緣起云申明公李穆薨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使償死賂妻兄宇文述國賦之半得紹封然則通鑑未嘗不載此事特未載於仁壽元年耳蓋溫公當日既撰目錄復於通鑑正

文有删併移改之處此事之前後不符即其顯然可證之跡也他如晉顯宗咸康八年目錄有代王還雲中一條通鑑不載其事此眞目錄有而通鑑無者胡注已舉明而張氏識誤反未之及又魏世宗踐祚之初中尉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爲不可魏主詔從琛請目錄已提其要此事應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紀東昏永元二年而通鑑此處逸其事錯簡置於一百四十六卷梁紀武帝天監五年目錄是年亦誤複此事胡注亦舉之凡此皆當取正文與目錄互爲勘校而正其外譌者矣

韋律誤書死

唐紀武德元年正月李密遏上春門隋段達韋津出兵拒之軍

讀韋津死考異曰事從略記及隋段達傳前明嚴氏衍通鑑補正據唐舊新書韋安石傳祖津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李密拒戰於上東門外（唐上東門即隋上春門）兵敗爲密所囚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出爲陵州刺史卒（陵州補正作陸州誤今從新唐傳宰相世系表改正按唐書地理志陵州屬劍南道陸州則屬嶺南道上元二年置高祖時尚無是州也）謂與隋書段達傳所言津没於陣大異未知孰是按北史段達傳敘此事則云津没於密乃悟是陷没之没與唐書爲密所囚一語正合李延壽既知津未死於上春門之戰魏徵等在唐初與延壽同修隋書（此據劉知幾史通所言）豈容不知故隋書李密傳亦明言執津於陣

舊新書密傳同至段達傳之作津沒於陣當亦是言陷沒惟陣字不如北史密字之明曉溢公遂作爲存沒之沒解誤謂津亡於陣竟書津死嚴氏知其誤而但存備考未及徧參以核實亦失之疏矣

令狐行達于洪建

隋煬帝之遇弒也通鑑所書實出於令狐行達之縊考異曰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于洪達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按隋書宇文化及傳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此即通鑑所本至化及攻黎陽倉時云其將軍于弘達爲李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而密傳亦云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獻越

王侗舊新書密傳略同據此則化及傳所云鏤亮燕爲正其弑逆之罪而弑帝之爲令狐行達爲于弘達隋書二傳已自相岐出考異未及辨明也又按通鑑於是年六月書李密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皇泰主命戮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于洪建疑即蒲山公傳河洛記之于洪達亦即隋書宇文化及傳李密傳之于弘達陳氏景雲胡注舉正亦嘗疑此錢氏大昕云當以達爲正弘之作洪疑唐人避孝敬皇帝諱改之戮如斛斯政法正與鏤亮之刑合通鑑前從化及傳作令狐行達未檢及密傳之有于弘達故後書送于洪建事未能聲明其罪以一人分作二人而又誤達作建遂仍從蒲山公傳河洛記而不自知幾令讀者疑褸一逆黨小醜何至加以如此慘刑且用特

筆書之乎似宜於書送于淇建時別作考異辨明之且以弘達易淇建則前後事貫串爲一矣

郝靈荃名異文

唐紀開元四年六月大武軍子將郝靈荃考異云舊傳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歷（明刊本舊書突厥傳作靈荃）　按靈荃異名尚不止如考異所引費袞梁谿漫志舉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注云天武軍（按方鎮表無天武軍額惟北都有大武軍此詩注天字係刻本之訛）牙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謂據此則又名雲岑與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及通鑑作靈荃凡四雲岑與靈荃疑因字形相近而誤儉之與佺亦然但未知何者爲是（按唐紀天授元年杜景儉考異曰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

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與此靈筌字正同惟考異於貞觀七年縱囚事曾引樂天樂府死囚四百來歸獄之句茲於靈荃之名獨未引此詩注豈溫公偶忘之歟康熙間歙人汪立名刻香山集此注乃作靈筌是後人改依通鑑而又誤荃爲筌適與明刻舊突厥傳同非費家在紹熙所見之舊矣又正德刻本白氏諷諫作靈荃文集則作雲岑

盧鴻之名下無一字

唐紀開元六年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案舊紀二月甲戌禮幣徵嵩山隱士盧鴻蓋詔徵之日也考異云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眞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第考王氏困學紀聞載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眞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此說與考異所引

劉君碑不合溫公石林先生所据一碑不知何以岐異如此今劉碑世無傳本無由決其是非矣至鴻一命名之義厚齋引南齊張融語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證（張融語見南史隱逸顧歡傳）謂鴻一之義取此其說似有根然閻潛邱箋注引歷代名畫記盧鴻（誤）一名浩然則盧貿祗名鴻且鴻又有別名舊傳亦云字浩然新書云字顥然浩之與顥蓋文異而音義略同耳勞君季言嘗為博考以定鴻名其說曰案大唐新語（十隱逸二十二）[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酉陽雜俎五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普寂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後鴻字凡五見（太平廣記九十二同明刻雜俎脫）雲煙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金石錄目錄五第九百七十六唐普寂禪師

碑盧鴻撰并八分書開元十二年正月鐫刻類編三　龍華殿心

經盧鴻八分書并篆額李參元題記附洛　大辯禪師碑盧鴻八

分書上同俱作盧鴻無一字蓋鴻一名浩然當以歷代名畫記爲

正舊傳改名爲字失刪一字因於傳内亦作鴻一耳鴻有二名

亦司馬承禎子微張九齡博物之比石林先生所云或由誤憶

未若考異之可据也

立忠王璵爲太子

嘗讀孫甫唐史論斷曰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

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眞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

稷之福也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陳氏景雲綱目訂誤云昭成乃

明皇生母謚號肅宗生母楊氏後追謚元獻此當云元獻不當云昭成娠時異事見唐書后妃傳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不然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孫氏此論大指謂太子瑛之廢由說言先有以移上意慇意則謂溫公詰立忠王與爲太子事宜采孫氏此說敘明原委庶於前後事有映照亦有關係明皇此時蓋亦因忠王在母與微兼憶往時張說密議故不謀權相不溺嬖愛內斷於中毅然立之被初立太子瑛時殊有斟酌是以其後究爲付託得人而肅宗亦灼然自知得居儲貳由說贊成故他日請救說子均

垍之死不遺餘力乃通鑑於此但引高力士語取其推長而立之言書之考異曰統紀敘力士語云但從大枒注謂肅宗也大枒語不可曉今從新傳按說文木部枒木也从木牙聲玉篇木出交阯高數十丈葉生其末蓋枒即椰字嶺南多此樹高力士本嶺南人新傳謂是馮盎曾孫大枒疑是用其土語猶言取最大者耳新傳不用其言正用其意也似肅宗之得爲太子全賴奄寺一言而成而明皇於此等事亦竟毫無裁決矣

再觀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書肅宗請免張均張垍之死益知孫甫之言可信蓋肅宗實深德説之助已特此意不能明宣諸口故託詞於説父子平日保護之功至請之而明皇不從乃有何面目見説地下一言真情不覺全露矣不然資藥忽殺則事賴鬼神郎方娠興事見新書元獻楊后傳通鑑本文下胡注引之被讒獲全亦恩由君父何

得歸功臣下竟直陳於上皇之前乎觀此知說在日必有所以

陰爲擁戴深結王心者不得謂孫氏之論爲過刻也溫公於此

事雖略取柳珵所紀書之尙未能爲肅宗道出隱衷由未參會

孫氏之說耳溫公跋孫甫唐史記在元豐二年通鑑成於元豐七年而考異於孫書未采及又考新書

均免死流合浦旧死賊中與通鑑均誅而旧流嶺表不同考異

亦未詳所據葉綯戊幕閒談紀均旧定罪事與通鑑同溫公或創據此書

令狐綯自湖州入知制誥年月

考異旣據舊傳大中二年自湖州召入以證實錄之誤然通鑑

於大中元年六七月之閒即書擢綯知制誥又書前湖州刺史

則與舊傳仍違異矣胡注亦曾言之此通鑑與考異前後失檢

處嘗考湖州天甯寺佛頂尊勝陁羅尼經石幢一重建於大中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後題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名一建於大中二年歲在戊辰八月戊子朔廿一日戊申後題大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蘇特名據此則綯於元年十一月尚守湖州其召入似當在二年春首考異取舊傳本不誤通鑑於元年六七月間書擢官又於湖州刺史上加一前字不若新傳今守湖州之確也勞君季言又錄示余談鑰嘉泰吳興志令狐綯大中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自右司郎中授二年四月二日除翰林學士蘇特大中二年五月自睦州刺史拜除

鄭州刺史除授年月較爲明晰惟舊宣宗紀大中元年六月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是通鑑之所本然不如吳興志之可據又綯充翰林學士壁記在大中二年二月十日與吳興志四月二日稍有不合疑志所記是到郡之日又舊傳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新傳略同據舊紀及石幢題名綯刺湖州時已襲封矣又舊傳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當據吳興志作大中元年爲是

李克用子落落　廷鸞撫考

唐紀乾寧三年六月晉汴人擒李克用子落落據考異事見唐

太祖紀年錄實錄又歐薛二史梁紀唐紀葛從周張歸霸李存信等傳並載之其爲克用子似無疑第薛史武皇紀云落落武皇長子也而莊宗紀又云莊宗武皇帝之長子語自違異又梁紀生擒克用男廷鸞通鑑亦書其事於天復二年三月本於梁太祖實錄見考異所引 考薛史宗室列傳莊宗止有六弟歐史唐家人傳太祖八子莊宗居長其餘名及行次與五代會要同惟較薛史多一存紀並無落落廷鸞之名且諸子皆至同光年間亦無武皇時爲梁所擒事說者因疑落落或是養子故宗室家人傳中不載薛史紀中所云長子當是傳聞異詞 唐末見聞錄載朱全忠復克用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據薛史李襲吉傳云梁祖命敬翔報書詬罵之此出一時毒詈雖養子亦當指爲賢郎不能執爲長

了證之至於廷鸞又疑即是落落一人蓋落落是小字李廷鸞則養子賜姓名如進通爲李嗣昭邈佶烈爲李嗣源之類其被擒則一事而前後訛傳爲二也竊謂落落廷鸞其爲武皇長子養子或即一人或是二人今固難考然既能親歷戎行捐軀敵國二史乃不爲詳求本末予以專傳致不得比於庸碌無聞之存美存禮等殊爲缺憾溫公既書之通鑑亦宜爲之辨證明確庶使讀者不致存無徵不信之心乎

瞿章名考異誤改

吳縝新唐書糾謬有紀云瞿章而傳乃瞿章一條據此則北宋刊本新紀實作瞿章今汲古閣本亦同惟今通鑑考異所引新

紀單行本作瞿璹晉注本竟作瞿章大約是元以前刻本所改然改正而轉失其眞非溫公引辨之意矣

李存進爲天雄軍都巡按使

事在後梁紀貞明元年六月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爲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錢氏通鑑注辨正曰呂夢奇撰存進神道碑本云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他書作巡按者卽巡檢之譌或稱都部署或稱都巡檢各從省文似異實同也按歐史存進傳正作天雄軍都部署與考異所引存進傳相符據碑文及錢說則溫公從薛史實誤矣

吳越王鏐改元應補

歐陽公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但舉寶正一號謂見之寶石山制書未免尚疏於蒐討通鑑亦於天成元年書鏐改元寶正以爲吳越僭號之始其疏與歐史等按洪邁容齋四筆嘗論武肅三改元拔王順伯所收碑本爲證今撮記其改元始末與其年數以補五代史及通鑑之闕蓋武肅於梁開平二年戊辰始建元天寶稱天寶者五年以後用梁正朔（容齋四筆謂王中以後仍用梁紀元者以碑有貞明二年丙子龍德元年辛巳及龍德三年等文也吳任臣十國春秋自癸酉至癸未俱書天寶六年至十六年並無確證不若洪氏所考之可據）梁亾後唐同光二年甲申武肅復自改元寶大稱寶大者二年天成元年丙戌又改元寶正稱寶正者六年壬辰以

後復用唐正朔自是歷晉漢周及宋不復建元然則寶正乃其第三次改元上距戊辰建元天寶已十九年矣此因錢氏子孫自納土以後旣深諱其事厲氏鶚云全州觀察使錢儼撰吳越備史託名范坰林禹儼爲忠懿王俶之弟納土後僭郡不書建元不書自稱國王不書正朔歐陽公所云頗疑吳越後自諱之者也吳越諸石刻北宋時又未經搜剔見聞所限因無怪其然所以薛史作於宋初且謂鏐未嘗改元亦職此之故若范成大驂鸞錄已在乾道九年而所記袁州孚忠廟加封司徒竹冊稱寶大元年尚謂是楊吳年號勞季言格曰袁州時屬南唐此寶大疑是保大又記吳江村寺石幢亦以寶大紀年併誤謂錢氏曾用楊氏正朔則武肅三次改元文字亦未及知幸得容齋見順伯諸碑始顯於世也考胡氏注通鑑時

亦間引洪氏隨筆（見後漢紀四注）惟此年所紀吳越改元一事未能舉以補正至前明錢肅潤跋吳越備史併寶正一號亦力辨其無是仍沿其子孫深諱之故智耳（玉海又載錢鏐廣初一號未言所據何書何年所改他處亦未再見近時毘陵李氏兆洛命其門人六承如輯紀元編頗稱詳偏總類中雖舉吳越寶正天寶寶大三號乃於天寶寶大則注世次不可考甲子表中又但載天寶寶正二號獨寶大則不見參錯不齊殊不可解且總類中又附綴正明一號於廣初之下謂亦是吳越建元此由讀容齋四筆不察而誤爲宋人不知洪氏此處是指梁末帝貞明二年宋人避貞作正耳）

胡注望文生義之誤

昔顧澗薲謂梅磵雖熟乙部尚有望文生義乃遺本事思讀通鑑至唐僖宗乾符二年云上時年十四專事游戲考異引中朝故事曰僖宗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卽位年十二舊紀亦云

即位年十二今從之胡注乃以通鑑時年十四爲誤而云據考異四當作二不知通鑑此語在乾符二年昧一時字蓋即就乾符二年言之時上已改元二年則年正十四也考異詳考即位時年十二亦正使讀者知乾符二年上年爲十四也胡氏泥於即位之年誤以通鑑時字爲指即位時翻謂此文四當作二此正合潤翁所訾矣季言又舉一事梁紀中大通五年二月魏夏州首望都督爾姐元進胡注元進之族爲州之首望官又爲都督按首望當從元和姓纂五文通志氏族畧五關西複姓作爾姐羌複姓故稱通鑑誤據周書蔡祐傳北史同作首望胡氏因以州之首望釋之誤矣此亦誤由望文生義故並記之以胡氏學殖

之精博而尙有誤於會意處然則注書豈易事乎

胡注移置考異

四庫全書提要云南渡後注通鑑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羣書訂譌補漏以成此注初依經典釋文例爲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細按胡氏所散考異亦閒有不依溫公所立考異原題而移置於他處正文下者如漢高后元年大謁者張釋一條胡注移置於惠帝三年令大謁者張釋報書之下以紀年前後而論在所應移乃於高后元年使大謁者張擇風大臣下復載之而未標明爲考異則因移置而複見矣又如魏邵陵厲公正始

四年十二月陸遜誅吳主不分嫡庶一條此事通鑑本文已移在正始六年春夏之交胡注亦從而散入此下則原題未改固無庸注明從四年十二月移來矣又如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一條胡注移置於是年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下注云考異正本在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此與前高后元年張釋一條相類而注明移置則此誤於彼矣又有當移置而沿誤不移者宋順帝昇明元年六月蒼梧王殺杜幼文等一條通鑑本文但言殺杜幼文等不言殺孝武諸子考異乃力辨南史後廢帝紀所云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之誤而無一字及幼文之被殺則標題全與考異無涉胡注

不應仍置之此年正文之下當移前置於明帝泰始二年十月殺松滋侯子房等兄弟云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一段下乃合但亦須注明原本在何處耳按考異辨證孝武諸子條疑單行本舊自有標題而失之殺杜幼文之標題疑亦自有考異不知何時逸去古刻本强移聯屬遂致文不對題如此

胡注失收考異

胡梅磵以考異散入通鑑各文下披覽固便但考異全書三十卷雖亦依年代編次而文多事冗散入時寧有遺漏數條幸有單行本在尚可勘對而知然單行本僅有前明刻本字句亦有脫誤惜無嗜古者重爲校刊日久恐漸錯譌茲取失收諸條全文錄記如左以待後之重梓通鑑注本者依次補入焉

漢紀安帝永初三年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

紀有涿郡傳無之今從傳

永初四年鄧騭欲弃涼州虞詡言於張禹以為不可

龐參虞詡傳皆云四年羌轉盛故有弃涼州之議又干說

鄧騭則是騭亦以喪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

尉李脩府為郎中說李脩脩以五年正月方自光祿勳拜

太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寇常山下載騭欲弃涼州詡說

太尉張禹又其語言小異於范書此近得實今從之按又干疑

是又云之譌

獻帝初平二年四月皇甫嵩苔董卓

范書嵩傳及山陽公載記記嵩語與此不同今從張璠漢紀

晉紀武帝太康元年山濤言不宜去武備

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甯三年三月已卒按晉書帝紀咸甯四年三月尚書左僕射盧欽卒本傳亦作四年此云三年誤

宋紀文帝元嘉十八年十二月詔裴方明等討楊難當

氐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

唐紀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薛延陀叛頡利

舊傳阿史那社爾傳薛延陀回紇等叛在武德九年今從突厥傳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

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錄

則天后垂拱三年五月張光輔同平章事

舊本紀在四月傳在平越王貞後今從實錄

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立皇子係爲趙王僙爲襄王倕爲杞王

實錄係爲僙僙爲倕倕爲偲今從唐歷統紀新舊紀傳年代記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欵

興元聖功錄有李晟奏郢勸懷光歸投狀云今懷光即欲

束身蓋自鄧之勸導今取之

附存勞季言通鑑札記七條

季言名格浙江仁和人家塘棲候選訓導累世藏書極富終歲閉門惟事蒐討史學極深尤熟于唐宋故實余因胡心耘得交季言箋札常通終未一面有問即荅遞益頻多辛酉杭州大亂遺籍盡散輾轉遷避吳江同里憂忿發疾甲子四月歿年四十五惜著書未有成集通鑑札記七條蓋所寄示存之聊見所學一斑也

泰始五年傅[玄]遷太僕　通鑑晉紀武帝咸甯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皇太后

崩坐爭位罵尙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季言案玄爲太僕在泰始五年見樂志上后崩于咸甯四年通鑑誤認泰始爲咸甯故以玄傳爲誤耳

魏舒遜位年月　通鑑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因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它年正旦乃送章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季言案藝文類聚四十七職官部三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九年正月朝會罷逕原誤送据

御覽還家奉送章綬御覽引晉書同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歷代改史表俱在七年誤又案代舒爲司徒者帝紀亦無明文今考當是石鑒晉書鑒傳曰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又帝紀太熙元年正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蓋舒罷後二年方始眞除任渾爾

潭州臨桂嶺　隋紀開皇十七年虞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胡注慶則傳作潭州臨桂嶺季言案據今本慶則傳注嶺當作鎮陳氏舉正云兩潭字有一誤非

韋巨源貶麟州　唐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韋巨源貶麟州刺史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案舊書豆盧欽望傳亦作鄜州統紀作瀛州實錄唐曆作麟州今從之音注曰貞觀五年置麟

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季言案舊書地理志麟州係羈
縻二十五州之一貞觀五年置西麟州處生羌歸附八年去
西字又云永徽之後生羌相繼忽叛屢有廢置儀鳳二年復
加整比羈縻三十八州已無麟州之名巨源罷相不應還刺
是州疑當以鄜州為是

褚無量卒曰　唐紀開元八年正月丙辰褚無量卒考異曰
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無
量卒按長厤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厤亦云壬申無
量卒今從實錄季言案蘇頲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開元
庚申歲正月哉生魄甍文苑英華八百九十六則實錄是也

同節度副大使　唐紀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爲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季言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副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或以刺史或以單使或以兵馬使或以蕃將兼充故員有十人過折時以都督同節度副大使未嘗正授節度使非如知節度事之副大使及留後之比也唐大詔令封李過折北平郡王制亦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是年幽州節度使乃張守珪

朱全忠奏貶趙克裕　唐紀昭宗景福元年二月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

使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季言案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上大順二年八月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鄰好則全忠之奏貶克裕以其貳於克用故耳胡注僅云二鎭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唯其所奏尙未得其事實也又梁書十五趙克裕傳自亳鄭二州刺史太祖表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攷證云克裕移理許田是書未明言其故據通鑑則克裕移鎭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考是時忠武節度徙治陳州許州時爲支郡克裕當自河陽節度使貶許州刺史非移鎭也舊傳當據克裕狀誌之

文僅云移理而已